

儒門經濟長短經

卷一
卷二



讀畫齋禁書
已集



讀畫齋禁書

已集



讀書齋叢書

已集

儒門經濟長短經九卷

琴操二卷

御史臺精舍碑一卷

郎官石柱題名一卷

三命消息賦一卷

乾元祕旨一卷

質疑二卷

目錄

一 讀書齋叢書已

論史記卷一

琴操二卷

論史記卷二

方集

讀書齋叢書

儒門經濟長短經

儒門經濟長短經



儒門經濟長短經序

梓州郫縣長平山安昌巖草莽臣趙 黈 撰

趙子曰匠成輿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彼豈有
愛憎哉實伎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士馳騫之曹書
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
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末
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
所抑斯聖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於理其弊必亂若
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聞沿襲三代不同

長短經序

一 讀畫齋叢書已

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是故國容一致
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
時設教沿乎此因物成務牽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繼於
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於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
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
施不可易也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
不如當時鄒子曰政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
過則捨之由此觀之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
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

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陳德化是猶待越客以拯溺白
大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歟夫霸者駁
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問所以論
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而扶顛定傾
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敘以長
短術以經綸通變者初立題目總六十有三篇合為十
卷名曰長短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
亂具載諸篇為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
誇俗希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

長短經序

二讀畫齋叢書已

焉

其論一經而論者微然視問不暇至讀其初於身
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而扶顛定傾
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敘以長
短術以經綸通變者初立題目總六十有三篇合為十
卷名曰長短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
亂具載諸篇為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
誇俗希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長短經九卷唐趙蕤撰孫光憲北夢瑣言載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俱有隱操不應辟召唐書藝文志亦載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與光憲所紀略同惟書名作長短要術爲少異蓋一書二名也是書皆談王伯經權之要成於開元四年自序稱凡六十三篇合爲十卷唐志與晁公武讀書志卷數竝同今久無刊本王士禎居易錄云徐乾學嘗得宋槧於臨清此本前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一

讀書齋叢書已

有傳是樓一印又有健菴收藏圖書一印後有乾學名印每卷之末皆題杭州淨戒院新印七字猶南宋舊刻蓋卽士禎所言之本然僅存九卷末有洪武丁巳沈新民跋稱其第十卷載陰謀家本闕今存者六十四篇云云

案此跋全勦用晁公武之言疑書賈僞託

是佚

其一卷而反多一篇與蕤序六十三篇之數不合

然勘驗所存實爲篇六十有四疑蕤序或傳寫之

譌也第一卷八篇題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題曰文

下第二卷四篇則有子目而無總題以例推之當

脫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題曰霸紀上第五卷一篇論七雄之事題曰霸紀中第六卷一篇論三國之事亦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霸紀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題曰權議第八卷十九篇題曰雜說第九卷二十四篇題曰兵權其第十卷所謂陰謀者則今不可考篇中註文頗詳多引古書蓋卽麤所自作註首或標以議曰二字或亦不標體例不一亦未詳其故也劉向序戰國策稱或題曰長短爲名雖辨析事勢其源蓋出於縱橫家故以長短爲名雖因時制變不免爲事功之學而大旨主於實用非策士詭譎之謀其言固不悖於儒者其文格亦頗近荀卿申鑒劉邵人物志猶有魏晉之遺唐人著述世遠漸稀雖佚十分之一固當全璧視之矣

長短經卷第一

文上

大體一

任長二

品目三

量才四

知人五

察相六

論士七

政體八

大體第一

臣聞老子曰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苟卿曰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已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

長短經卷一

一讀畫齋叢書已

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臯陶為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為一焉奚以為君而九子者為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賦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漢高帝曰夫運籌策於幃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人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為能君以能用人為能臣以能言為

能君以能聽爲能臣以能行爲能君以能賞罰爲能所以不同故能君衆能也故曰知人者王

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無形者物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

也鼓不預五音而爲五音主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

爲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來矣先王知其

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議曰淮南子云

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

繩功已就矣而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宮室已成不

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宮室也孫卿曰夫人主欲

得善射中微則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遠則莫若使王

良欲得調一天下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

爲事不勞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已有者也

人主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之則不能任賢不能任

長短經卷一

二讀畫齋叢書已

賢則賢者惡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議曰申子

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言百當者人

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進賢爲功

也君者以用賢爲功也賈誼云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

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必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由是

言之夫君不能司契委任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財

而妒賢惡能取敗之道也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悅服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

勸通乎用非其有也議曰孫卿云修禮者王爲政者強取人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人

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是謂上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昔者周厲王好利近榮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利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

平後厲王果敗魏文侯御廩災素服避正殿羣臣皆哭
公子成父趨入賀曰臣聞天子藏于四海諸侯藏于境
內非其所藏不有火災必有人患幸無人患不亦善乎
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不足周諺有言曰囊漏儲中由此
言之夫聖王以其地封以其財賞不與人爭利乃能通於主道是用非其有者也
故稱設官分
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
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
體其臣畏而愛之此帝王所以成業也

任長第二

臣聞料才覈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兼茲百行備
贊衆理乎故舜合羣司隨才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

長短經卷一

三讀畫齋叢書己

況非此儔而可備責耶人物志曰夫剛略之人不能理
微故論其大體則宏略而高遠

歷織理微則宏往而疏越充厲之人不能迴撓其論法
直則括據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寬恕之人不
能速捷論仁義則宏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後而不及
好奇之人橫逆而求異造權譎則侷黨而塊壯案清道
則詭常而恢迂又曰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理小則
迂策術之政宜於理難以之理平則無奇矯亢之政宜
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公刻之政宜於糾姦以之治邊
則失其衆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
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貧則勞
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

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
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陽朋請立
以爲大行關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爲

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
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爲大司馬決獄折
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爲大理
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
牙請立以爲大諫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
欲霸王則夷吾在此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
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
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淮南子曰天下
之物莫凶於谿毒也

附子

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

長短經卷一

四讀書齋叢書已

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跂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
脩短也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悖
矣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
進取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
濟弱燕者任其長也由此觀之使韓信下幃仲舒當戒
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勲而顯今日之名也
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

議曰魏桓範云帝王用人度世
授才爭奪之時書策爲先分定

之後忠義爲首故晉文行咎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
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古語云守文之代德高
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諸葛亮曰老子長於養
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

長於駢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衆
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
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許子將長
於明臧否不可以養人物此在長之術者也

品目第三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統莫不勞聰明於品材獲安逸於
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聖
有賢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
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
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
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

長短經卷一

五讀畫齋叢書已

術之本必有率也

率猶述也

雖不能徧百善之美必有處也

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

言之要也

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

得其要也

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

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

心不忘

忌怨害也

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

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

君子也

油然不進之貌也越過也孫卿曰夫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

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能修不恥見汚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不誘於

譽不怨於誹率道而行
所謂賢者德不踰閑
也
行中

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其身
言滿天下無口過也
道足化於

百姓而不傷於本
本亦身也
富則天下無苑財積
施則天下

不病貧此則賢者也
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窮

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

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觀者不識其鄰此聖

者也
鄰以喻界畔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冗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

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俗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也遊居博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

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也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閑曠釣

長短經卷一
六讀書齋叢書已

魚閑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

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

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

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

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
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鈐經曰德足

以懷遠信足以一異識足以鑒古才足以冠世此則人

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

照下此則人之俊也身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操

足以厲貪鄙信足以懷殊俗此則人之豪也守節而無
撓處義而不怒見嫌不苟免見利不苟得此則人之傑
也
人物志曰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延陵晏嬰
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

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清節之流不能宏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圖遠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賈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眾材略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

家語曰昔者明王必盡

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則天下理也此之謂矣

量才第四

長短經卷一

七讀畫齋叢書已

夫人才參差大小不同猶升不可以盛斛滿則弃矣

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傅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

以研事機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禦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國利九曰辯才以長諷議此量才者也故伊尹曰智通於大道

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

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漢文

帝問陳平曰君所主何事對曰陛下不知臣駕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上曰善漢魏相書曰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人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月為紀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

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敬授人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人不夭疾衣食有餘矣此變理陰陽之大體也事具洪範篇不失四時

通於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通於人事行猶舉繩通於關梁實

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蜀丞

相諸葛亮主簿楊顛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忠正強諫而無有姦

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

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人物志曰清節之德

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

長短經卷一

八讀畫齋叢書已

學之材保氏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太公曰多言多語惡

口惡舌終日言惡寢臥不絕為眾所憎為人所疾此可

使要遮閭巷察姦伺禍權數好事夜臥早起雖劇不悔

此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

均此十人之將也忉忉截截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

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嫉

賊侵凌斥人以刑欲整一眾此千人之將也外兒忤忤

言語時出知人饑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

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畢

此十萬人之將也

經曰夫將雖以詳重爲貴而不可有多端之惑此不決之疑雖以博訪爲能而不欲有

論將之妙也

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

此百萬人之將也勲勳紛紛鄰國皆聞出入豪居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效成事又能救敗上知天

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

之主也

人物志曰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

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若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力人未可以爲先登未足以爲將帥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

長短經卷一

九讀畫齋叢書已

然後乃可以爲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料事然後乃可以爲雄韓信是也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經曰智如源泉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

也智可以砥礪行可以爲輔警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

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

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

之主以隸爲佐欲觀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見同

聽者相聞同志者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佐左右

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機得失之要孫武曰主孰有道

昔漢

王見圍滎陽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

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人少禮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宜各去兩短集其兩長天下指麾不足定也魏太祖謂郭嘉曰袁本初地廣兵強吾欲討之力不能敵何如嘉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擒嘉竊料之紹有自然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以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故不懼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旋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耳公外簡易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能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計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奸言飾外者多歸之公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之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工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情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相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

長短經卷一

十讀畫齋叢書已

也此仁勝七也紹以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曹公曰吾知之紹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所以爲吾奉也楊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爲所擒曹公有雄才遠略決無疑將孰有能攻許孔融謂法一而眞精必能濟大事也荀彧曰袁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爲其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令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畱知後事許攸貪而犯法必不能縱不縱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後許攸貪不奉法審配收其妻子攸怒奔曹公又顏良臨陣授首田豐以諫死皆如彧所料也吾以此知勝之謂

矣

知人第五

臣聞主將之法務覽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漢光武聰聽之主也謬於龐萌曹孟德知人之哲也弊於張邈何則夫物類者世之所惑亂也故曰狙者類智而非智也狙音自舒反慢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戇者類

勇而非勇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幽莠之幼似禾驪牛之黃似虎白骨疑象砮砮類玉此皆似是而非也人物志曰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訶者似察而事煩許施似惠而無

長短經卷一

上讀畫器叢書已

終面從似忠而退違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訐而情忠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實也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

知於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長音竹兩反有順懷而達有堅而

縵有緩而鈇音汗太公曰士有嚴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

盜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威威而無成者有如敢斷而不能斷者有恍恍惚惚而反

忠實者有倭倭佗佗而有效者有貌勇佞而內怯者有夢夢而反易人者無使不至無使不遂天下所賤聖人

所貴凡人莫知惟有大明乃見其際此士之外貌而不

與中情相應者也桓範曰夫賢愚之異使若葵之與莧何得不知其然若其莠之似禾類是而非是類賢而非賢揚子法言曰或問難知曰太山之與蟻蛭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與大佞難也於乎唯能別似者為無難矣知此士者而有術焉微察問之以觀其辭

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謀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

觀其德遠使以財以觀其廉又曰委之以財以觀其仁臨之以利以觀其廉試

之以色以觀其貞又曰悅之以色以觀其不淫告之以難以觀其勇

又曰告之以危而觀其特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又曰醉之勇又曰懼之以驗其特以酒而觀

其則又曰醉之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又曰遠使之以酒觀其不失以觀其不二

長短經卷一
三讀畫齋叢書已

近使之而觀其敬又曰近之以煩使之而觀其能又曰

以事以卒然問焉而觀其智又曰設之以謀以觀其智觀其理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太公曰使之而不隱者謂信也雜之以處而觀其

色又曰縱之以呂氏春秋曰通則觀其所禮通達也貴則

觀其所進又曰達視其所舉也富則觀其所養又曰富視其所與

其有禮施太公曰富之而不犯驕逸者謂仁也聽則觀其所行行則近則觀其

所好又曰居視其所親又曰省其居處習則觀其所言

好則好義又曰窮則視其所不為言則言道又曰貧視其所不取則觀其所不為又曰貧賤人觀喜之以驗其守守慎守

則觀其所不為又曰貧賤人觀喜之以驗其守守慎守

則觀其所不為又曰貧賤人觀喜之以驗其守守慎守

喜之以
觀其輕樂之以驗其僻僻邪僻也又曰娛怒之以驗其

節節性也又曰怒之哀之以驗其仁仁人見可哀者則哀苦之以

驗其志又曰檢之以觀其能安經曰任寵之人觀其不驕奢太公曰貴

奢者義也疏廢之人觀其不背越榮顯之人觀其不矜

誇隱約之人觀其不懼懼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悌

人物志曰夫幼稚之人在於童亂皆有端緒故文本辭

繁辨始給口仁出慈恤施發過與慎生畏懼廉起不取

也壯者觀其廉絜務行而勝其私老者觀其思慎強其

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閒觀其慈孝兄弟之閒觀其和

友鄉黨之閒觀其信義君臣之閒觀其忠惠太公曰付之不轉

長短經卷一

三讀畫齋叢書己

者忠也此之謂觀誠傅子曰知人之難莫難於別真偽設

虛所脩出於為儒者則言分制而貴公正所脩出於為

縱橫者則言權宜而貴變常九家殊務各有所長非所

為難也以默者觀其行以語者觀其辭以出者觀其治

以處者觀其學四德或異所觀有微又非所謂難也所

謂難者典說詭合轉應無窮辱而言高貪而言廉賊而

言仁怯而言勇詐而言信淫而言貞能設似而亂真多

端以疑闇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之所甚疾也君子內

洗其心以虛受人立不易方貞觀之道也九流有主貞

一之道也內貞觀而外貞一則執偽者無地而逃矣夫

空言易設但責其實事之效則是非之驗立可見也故

韓子曰人皆寐盲者不知人皆默暗者不識覺而使之

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窮矣發齒吻視毛色雖良樂不

能必馬連車蹴駕試之行途則臧獲定其駑良觀青黃

察鍛銷雖歐冶不能必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雖愚者

識其利鈍矣是知明人物志曰凡有血氣者莫不稟陰

試責實乃聖功也

形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
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實各有所濟也
骨植而柔立者

謂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質也
木則垂陰為仁之質
質不宏毅不能成仁
氣

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
火則昭察為禮之本
禮之本本無

文禮不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
土
必

吐生為信之基基不
貞固不能成信也
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

義之決也
金能斷割為義之決
決
色平而暢者謂之通

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
水流疏達為智之原
原不通微不能成智
五質恒性

故謂之五常故曰直而不剛則木
木強微許
失其正色
勁而不精

則力
負鼎絕續
固而不端則愚
專己自是
陷於愚戇
氣而不清則

長短經卷一
十四讀畫齋叢書已

越辭不清順暢而不平則蕩
好智無涯
蕩然失絕
然則平陂之質

在於神
神者質之主也故神平
明暗之實在於精
精者

本故精惠則實
勇怯之勢在於筋
筋者勢之用也故筋
明精濁則實暗
勢勇筋弱則勢

法
強弱之植在於骨
骨者植之機故骨粗
植強骨細則植弱
躁靜之決在

於氣
氣者決之地也氣盛
慘懾之情在於色
色者情之
決於躁氣沖決於靜
儀者形之表故儀衰
儀衰

由情慘色悅
衰正之形在於儀
由形殆儀正由形肅
儀正

度之動在於容
容者動之符故衰動則
緩急之狀在於
容衰態正則容度也
儀正

言言者心之狀故心怨則
若質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勁
言緩心偏則言急也

植固聲清色懾儀崇容直則純粹之德也夫人有氣氣

也者謂誠在其中必見諸外故心氣麤訟者其聲沈散
心氣詳慎者其聲和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麤獷心氣寬
柔者其聲溫潤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略勇氣壯
立此之謂聽氣以其聲處其實氣生物物生有聲聲有
剛柔清濁成發乎聲聽其聲察其氣考
其所為皆又有察色察色謂心氣內蓄皆可以色取之
可知矣

夫誠智必有難盡之色

又曰誠智必有明達之色

誠仁必有可尊之

色

又曰誠仁必有溫柔之色

誠勇必有難懼之色

又曰誠勇必有矜奪之色也

忠必有可觀之色誠絜必有難汙之色誠貞必有可信
之色質色浩然固以安偽色曼然亂以煩此之謂察色

長短經卷一

王讀畫齋叢書已

人物志曰夫心質亮直其儀勁固心質平理其儀安閑
夫仁目之精慤然以端勇膽之精蹇然以強夫憂患之
色乏而且荒疾疾之色亂而垢埋喜色愉然以憚溫色
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無常是故其言甚憚而精色
不從者中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
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已發而怒氣送之
者強所不然也凡此之類雖欲違之
精色不從威愕以明雖變可知也 又有考志考志者

謂方與之言以察其志其氣寬以柔其色檢而不諂其
禮先人其言後人每自見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
臨人以色高人以氣勝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廢其所

不能者是損人也

太公曰博文辯辭高行論議而非時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寵之也

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

其過者是質人也

又曰與之不爲喜奪之不爲怒沈靜而寡言多信而寡貌者是質靜人也

議曰太公曰樸其身頭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得此僞人也王者慎勿近之夫質人之中有如

此之僞者若其貌曲媚其言謏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

議曰晏子云讒夫佞人之在君側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

於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此難得而知也苟悅曰察人情術觀其言行未必合道而悅於己者必佞人也觀其言行未必悅己而合於道者必正人也此察人之情之一端也喜怒以物而色

不作煩亂以事而志不惑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懼以

威而氣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

又曰榮之以物而不嫉犯之以卒而不懼

置義而不遷臨貨而不迴者是果正人也議曰孔子稱取人之法無取健健貪也夫健之弊有如此者矣若

長短經卷一

十六讀書齋叢書

喜怒以物而心變易亂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

心遷動懼之以威而氣恆懼者是鄙心而假氣人也

又曰

若移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諾而不決者是情弱之人也設之以物而數決驚之以

卒而屢應不文而慧者是有智思之人

議曰太公云有名而無實出入

異言揚美掩惡進退爲功王者慎若難設以物難說以

言守一而不知變固執而不知改是愚佞人也

議曰志士守操

愚佞難變夫不變是同而愚智異者以道爲管也何以言之新語云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故君子聞見欲衆而採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亂阿諛之辭雖利以齊魯之富而志不移談以松喬之壽而行不改然後能一其道而

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觀其道業此其所以與愚俱異也

若屏言而勿顧自私而不護非是而強之是誣嫉人也

議曰劉備以容見諸葛亮而賢之亮曰觀容色

動而神懼視低而件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

客後果然夫姦人容止大抵如是何晏夏侯元鄧颺等

求交於傅綬而不納也或怪而問之綬曰泰初志大其

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

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也鄧元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

利內無關鑰貴同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敗讐妬

前而無功以吾觀此三人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此之

及況昵之乎後皆如報言夫妬者之行有如此也

謂考志

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宏大心

也志大所以載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詩詠文

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心小也王赫斯怒以對於天

下志大也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

大者豪傑之雋也心大志小者敖蕩之類也心小志小

長短經卷一

七讀畫齋叢書已

者拘悞又有測隱測隱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讓而大爭

之人也言愿以為質偽愛以為忠尊其行以收其名此隱於仁

賢孫卿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霸道者何也彼非

本政教也非服人心也以讓節爭依乎仁而蹈利者

也小人之桀耳曷足若問則不對詳而不窮貌示有餘

稱大君子之門乎假道自從困之以物窮則託深此隱於藝文也

又曰慮而佯為不言內誠不足而色亦有餘此隱於智術者也

誠不及人物志曰有處後持長從眾所安似能聽斷者有避難

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解者有因勝情錯失窮而若高

稱妙似理不可屈者此數似者眾人之所惑也言以為廉矯厲以為勇內恐外誇亟而稱說以詐氣臨

人此隱於廉勇也議曰太公云無智略大謀而以重賞

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

慎勿使將此詐勇之弊也若自事君親而好以告人飾其見物而不

誠於內發名以君親因名以私身此隱於忠孝也此謂

測隱矣人物志曰尤妙之人含精內真外無飾姿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違而人之求奇不以精

微測其元機或以貌少為不足或以瑰姿為巨偉或以

直露為虛華或以巧飾為真實何由得哉故須測隱焉

夫人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而立假節以感視

聽者曰毀志者也人物志曰夫純許性違不能公正依

道依宕似通行傲過節故曰直者亦許許者亦許其許

則同其所以為許則異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則同

其所以為宕則異觀其依似則毀志可知也若飲食以親貨賂以交損利以

合得其權譽而隱於物者曰貪鄙者也太公曰果敢輕

爵重祿不圖大事待利而動王者慎勿使也若小知而不大解小能而不大

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曰華誕者也文子曰夫人情莫

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誠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又有揆德揆德者其

有言忠行夷秉志無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

者曰仁心者也有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措身立功

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貴恭儉而能威嚴有禮而不

驕曰有德者也議曰魚豢云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

富貴人也有隱約而不懼安樂而不奢勤勞而不變喜怒而

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恩愛以事親情乖而

長短經卷一

大讀書齋叢書已

不叛力竭而無違曰忠孝者也此之謂揆德桓範曰夫帝王之君

歷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賢惡亡國之失士然猶授任凶愚破亡相屬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故人物志曰清節之人以真正為度故其歷眾材也能識性行之常而或疑法術之詭術謀之人以思謀為度故能識策略之奇而或失遵法之良伎倆之人以邀功為度故能識進趨之功而不通道德之化言語之人以辯析為度故能識捷給之慧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駿莫有相是凡此之類皆謂一流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眾材矣又曰夫務名者不能出陵己之後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此又同體之變不可不察也 夫聖

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識智則眾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又曰夫天下之人不可盡與遊

長短經卷一

九讀書齋藏書已

處何以知之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必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不談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其為人也務以流數材人之所長而為之名目如是者兼也好陳已善欲人稱之不欲知人之所有是故仲尼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愛物如是有謂偏也無隱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慙慙而無信以明為似之難保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察相第六

左傳曰周內史叔服如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

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

於魯國杜預曰豐下謂面方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

君貺子展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人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吾有望矣

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人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漢書曰

高祖立凖為吳王已拜上相之曰汝面狀有反相漢後

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汝耶天下一家慎無反經曰骨上骨斗

高者名為九反骨其人恒有苞藏之志又曰黃色繞天

中從髮際通兩墓其兩眉下各發黃色其中正上復有

黃色直下鼻者三公相也若下賤有此色者能殺君父

春秋左氏傳曰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

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後謀

反以宮甲圍成王縠之又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

長短經卷一

子讀畫齋叢書已

文曰必殺之是人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

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

可後果反攻王楚王鼓而進遂滅若敖氏又曰晉韓宣

子如齊見子雅子雅召其子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

係家之主也不臣杜預曰言子旗志器亢也後十年來

奔周靈王之弟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

旗聞其歎也入以告王曰不戚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

在他矣不殺必為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

立王子佞夫周大夫殺佞夫齊崔杼帥師伐我公患之

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

來也不寇使人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果弑莊公晉

楚會諸侯而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魯大夫叔孫穆子

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杜預曰設君服也此年子圍篡位

衛孫文子來聘君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

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

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

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後十四年林父逐君初鄭伯享趙

孟七子賦詩伯有賦鶉之賁賁享卒趙孟告叔向曰伯

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魏時管輅相何晏鄧颺當誅死輅舅問之荅曰鄧颺行步節不束骨脈不制肉起止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踪何之視侯魂不守宅面無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枯木謂之鬼幽鬼踪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蔽也宋孔昭光就姚生曰夫相人也天欲其圓地欲其方眼欲光曜鼻須柱梁四潰欲明五岳欲強此數者君無一焉又君之眸子眼服如望羊行委曲而失步聲嘶散而不揚豈唯失其福由此觀之以相祿將乃罹其禍殃後皆謀反被殺之矣

察士其來尙矣故曰富貴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

青主憂白主哭泣黑主病赤主驚恐黃主慶喜凡此五色並以四時判之春三月青色王赤色相白色囚黃黑色二色皆死夏三月赤色王白色黃色皆相青色死黑色囚秋三月白色王黑色相赤色死青黃二色皆囚冬三月黑色王青色相白色死黃與赤二色囚若得其時色王相者吉不得其時色王相若囚死者凶魏管輅往族

長短經卷一

主讀書齋叢書已

兄家見二客客去輅謂兄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後果溺死此略舉色變之效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經曰

言貴賤者存乎骨骸言脩短者存乎虛實

存也喘息條條狀長而緩者長命人也喘息急促出入不等者短命人也又曰骨肉堅硬壽而不樂體肉稟者樂而不壽左傳曰魯使襄仲如齊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人主偷必死後果然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晉大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杜預曰言鄭伯不端諱也六月卒天王使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爲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祀有執燔戎有受服神之節也今成子墮棄其命矣其不及乎五月卒于假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聶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乎明年程鄭卒天王使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日單子其將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有衿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此冬單子卒宋平公享昭子晏飲樂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將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此年叔孫宋公皆卒邾隱公來朝執玉高其容仰魯公受其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

長短經卷一

至讀畫齋叢書已

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衛侯會吳于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說太宰嚭而免之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後卒死於楚魯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不復適楚必死是宮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晉侯使御犇送孫林父於衛衛侯饗之苦成叔敖衛大夫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故詩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今夫子敖取禍之道也十七年卻氏亡齊侯與衛侯會於商任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也言性靈者存乎容止斯其大體夫相人先視

其面面有五岳四瀆五岳者額爲衡山頤爲恒山鼻爲瀆者鼻孔爲濟口爲河目爲淮耳爲江五嶽欲聳峻員滿四瀆欲深大崖岸成就五岳成者富人也

四瀆成者貴人
也。不成則賤矣。**五官六府**。五官者口一鼻二耳三目四

府。兩輔角爲四府。兩權衡上爲六府。一官好貴十年一

府好富十年。五官六府皆好富貴無已。左爲文右爲武

也。**九州八極**。九州者額從左達右無縱理不敗絕狀如

不相傾者。**七門二儀**。七門者兩竅門兩鬩門兩命門一

爲良也。庭中二儀者頭圓法天七門皆地

天欲得高地欲得厚若頭小足薄貧賤人也。七門皆好

富貴人也。總而言之額爲天頤爲地鼻爲人左目爲日

右目爲月天欲張地欲方人欲深廣日月欲光天好者

貴地好者富人好者壽日月好者茂上亭爲天主父母

貴賤中亭爲人主昆弟妻子仁義年壽。若夫權骨纒起

下亭爲地主田宅奴婢畜牧飲食也。

膚色潤澤者九品之候也。又曰腰腹相稱髻髻纒厚及

夫色須厚重腰須廣長故經曰面如黃瓜富貴榮華白

如截脂黑色如漆紫色如椹腰廣而長腹如垂囊行如

鵝龜此皆富貴人也。凡稱夫公

侯將相已下者不論班品也。**輔骨小見鼻准微端者**

八品之候也。又曰胸背微豐手足悅澤及身端步平者

此皆八品之候也。夫鼻須洪直而長胷脾

須豐厚如龜形手足色須赤白此皆富貴人也。故

經曰手足如綿富貴終年手足厚好立使在傍也。**輔角**

成稜倉庫皆平者七品之候也。又曰胸厚頸粗臂脛脰

七品之候也。夫頸須粗短手臂須纖長語須如篲及鳳

此皆貴相也。故經曰額角高聳職位優重虎頸圓粗富

貴有餘牛顧虎視富貴無比。天中豐隆印堂端正者

倉滿得天祿地倉滿豐酒肉也。

六品之候也。又曰腦起身方手厚腰圓及聲清音朗者

此皆六品之候也。夫人額上連天中下及

司空有骨若肉如環者名曰天城周而無缺者大貴有

缺若門者爲三公。夫聲者須深實大而不濁小而能彰

遠而不散近而不亡。餘音激激似若有篲宛轉流韻能

圓能長此善者也。宮聲重大沈壅商聲堅勁廣博角聲

長短經卷一

圓長通徹徵聲抑揚流利羽
聲奄譁低曳此謂正聲也
伏犀明峻輔角豐稜者五

品之候也
又曰頸短背隆乳闊腹垂及鵝行虎步者皆

軍二千石領兵相也出髮際為伏犀須聳峻稜利公侯

相也不用寬平有坎者迤剝有峯者大佳寬平者猶為

食祿夫腹須端妍故曰
馬腹龐龐玉帛豐穰也
邊地高深福堂廣厚者四品之

候也
又曰頭高面豐長上短下及牛顧龍行者此皆四

品候也
邊地在額角近髮際也福堂在眉尾近上

也夫頭須高大故經曰牛頭四方富貴隆昌虎頭高時

富貴無比象頭高廣福祿長厚犀頭律峯富貴鬱鬱馳

頭蒙洪福祿所鍾虎
行將軍鷹行大富也
犀及司空龍角織直者三品之候

也
又曰背極厚頭深且尖及志雄體柔者此皆三品

也
又曰空從髮際直下次天庭是也龍角在眉頭上

也
又曰頭角奇起

也
又曰頭角奇起

也
又曰頭角奇起

也
又曰頭角奇起

也
又曰頭角奇起

也
又曰頭角奇起

也
又曰頭角奇起

也
又曰頭角奇起

也
又曰頭角奇起

長短經卷一

西讀畫齋叢書已

桀性安者此皆二品候也夫容貌慷慨舉止汪翔精爽
清澄神儀安定言語審諦不疾不徐動息有恒不輕不
躁喜怒不妄發趨捨合物宜聲色不變其情
榮枯不易其操此謂神有餘者主得貴位也
四倉盡滿
骨角俱明者一品之候也
頭頸皆好支節俱成及容質
之候
似龍者為文吏
似龍者甚貴龍
似虎者為將軍
行者
者為將軍驛馬
似牛者為宰輔似馬者為武吏
似馬亦
骨高為將軍也
似狗者有清官為方伯
似豬似猴者大富貴似鼠者惟
富而已凡稱似者謂動靜並似
之若偏似一處
天中主貴氣平滿者宜官祿也
天中最
乃貧寒者也
天中主貴氣平滿者宜官祿也
高近髮
際發黃色上入正角至高廣參駕遷刺史牧守黃色如
日見天子經年及井竈有功受封恒有黃氣如懸鍾鼓
三公之相也又發黃氣如龍形亦受封也四時官氣發

天部如鏡光
者暴貴相也
天庭主上公大丞相之氣
天庭直下次天中有黑子市死

司空主天宮亦三公之氣
司空直下次天中色惡主上書大凶
中正主羣

察之氣平品人物之司也
中正直下次司空色好者連官轉職若司空中正發赤色

而歷歷者在中正為縣官
尚書各視所部也
印堂主天下印綬

掌符印之官也
印堂在兩眉間微下眉頭少許次中正發赤色如連刀上至天庭下至鼻准為

縣令直闕庭發色者長吏也如車輪與
輔角相應者大貴印堂一名闕庭也
山根平美及有

奇骨伏起為婚連帝室公主皆也
山根直下次印堂亦主有勢無勢也
高

廣主方伯之坐
從天中橫列至髮際凡七名高廣位在第三高廣忽發黃色如兩人捉鼓者將

軍相
也
陽尺主州佐之官
橫次高廣位在第四陽尺亦主少出方伯有氣憂遠行也
武

長短經卷一

庫主兵甲典庫之吏
橫次陽尺位在第五
輔角主遠州刺史之官

橫次武庫位在第六骨起
色好主黃門舍人之官也
邊地主邊州之任
橫次輔角位在第七

有黑子落
難為奴也
日角主公侯之坐
從天庭橫列至髮際凡八名日角位在第二房心左

直者空
官職
房心主京輦之任
橫次日角位在第二房心左為文右為武骨起空作人師

黃色見房心上至天庭為丞令直
見房心而光澤者召為國師也
驛馬主急疾之吏
橫次

位在第七驛馬好色應
印堂上秋冬得官也
額角主卿寺之位
從司空橫列至髮際凡八

名額角橫次位第一
色紅黃大吉昌也
上卿主帝卿之位
橫次額角上卿躍躍封卿大樂

虎眉主大將軍
從中正橫列至髮際凡九名虎眉橫次位在第二發青白色者應行也
牛

角主王之統師小將
橫次虎眉位在第三亦主封侯食祿成角者更勝於肉也
元角

玉讀畫為叢書已

主將軍之相 橫次位在第五無角者不可求官凡欲知得官在任久不先視年上發色長短發色

長一分主一年二分二年以此消息則可知也有惡色

閒之者主其年有雪白無官也然官色既久忽有死厄

獄厄天中有氣橫干者無官也上好色如連山出雲雨處

處皆通則無慮不達髮際有黃氣如衣帶發額上遷官益祿也

夫人有黑氣未也有黃氣如衣帶發額上遷官益祿也

六賤頭小身大為一賤 又曰額角陷缺天中靈下亦為一賤經曰額促而迤至老窮厄

蛇頭薄曲槽糠不足蛇頭平薄財 目無光澤為二賤

物寥落貉頭尖銳窮厄無計也 又曰音

胸背俱薄亦為二賤經曰陷 舉動不便為三賤

胸薄尻及猴目皆窮相也 又曰音

亦為三賤經曰語聲噴噴面部枯燥面毛戎戎無風而

塵皆貧賤相也夫聲之惡者塵濁飛散細啾聊亂聲去

則若盡往則不還淺亂細沈濁瘕弊舌短神強蹇吃

無響此惡相也夫人不笑似笑不噴似噴不喜似喜不

長短經卷一

王讀畫齋叢書已

畏似畏不醉似醉常如宿醒不愁似愁常如憂戚容貌

關乏如經癩病神色悽愴常如有失舉止悻惶恒如趨

急言語澀縮若有隱藏體貌低摧如遭凌辱此並神不

足也神不足者多半獄厄有官隱藏而失有位貶逐而

黜者 鼻不成就准向前低為四賤 又曰眇目斜視亦為

也 耳無輪郭皆 腳長腰短為五賤 又曰脣傾鼻曲亦為五

耳無輪郭皆 貧賤相也 又曰多言少信亦為六賤經曰口薄

無儲鼻柱薄主立諾鼻頭低垂至老獨炊搖 文策不成

腰急步必無所使腰短者則被人奪職也 至老獨炊搖

脣細橫長為六賤 又曰多言少信亦為六賤經曰口薄

至老獨坐舌色白下賤人也舌短貧賤人也凡欲知人

是賤者貴處少而賤處多多者廣也少者狹也六賤備

具為僕 隸之人此貴賤存乎骨骸者也 論曰堯眉八彩舜目重

然則世人亦時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也若日

角月偃之奇龍棲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陘天關運於

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麟交映井宅既兼倉匱已實斯乃卿相之明效也若深目長頸頰顏蹙蹙地行鷺立猥啄鳥喙筋不束體面無華色手無春蕨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是則窮乏之徵驗也昔姑布子卿謂子貢曰鄭東門有一人其長九尺六寸河目而隆額其頭似堯其項似臯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儼然若喪家之狗河目謂上下匡而長也額額也漢高祖隆准而龍顏准鼻也額額額也兩角為龍角一角為犀角言高祖似龍兩角額骨高而鼻上隆魏陳留王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陳宣帝頸纒貌若不惠初賤時楊忠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頸必當大貴後皆果然此貴賤之效也

夫木主春生長之行
春主肝肝主目目主仁生長
火主夏豐盛之時也
秋主肺
肺主鼻
鼻主義收藏聚斂者
水主冬萬物伏匿之日也
冬主腎
腎主耳

長短經卷一

主讀書為藏書已

耳主智伏匿隱弊者
邪諂姦佞之懷也
土主季夏萬物結實之月也
季夏主脾

脾主脣脣主信結實堅
確者貞信謹厚之禮也
故曰凡人美眉目好指爪者庶

幾好施人也
肝出為眼又主筋窮為爪榮於眉藏於魂
經曰凡人眉直而頭昂意氣雄強缺損及

薄無信人也如弓者善人也眼有光彩而媚好者性識
物理而明哲人也眼光溢出臉外不散不動臉又不急

不緩而精不露者智惠人也臉蹇縮精無光者愚鈍人
也眼光不出臉者藏情人也加以臉澀盜視必作偷也

若稍踰睛眩瞞瞞者蛆嫉人也加以臉澀盜視必作偷也
妄人也訂鸞睪血者惡性人也豔駝鸞鸞是者慈憤

騙人也貼鸞鸞者淫亂人也彌詞瞞瞞者姦
詐人也應澄拘鸞鸞者掘強人也羊目虹鸞瞞瞞者姦

毒害人也睪眦眦者同邪人也精清光溢者聰明人也精沈光
者心意不定無信人也精清光溢者聰明人也精沈光

定者大膽人也上目皆下皆中深厚氣色稔厚者有威
武亦大膽人也氣色影眇淺薄人也土地不潔者無威

怯懦人也精紫黑而光彩端定者剛烈人也精潔白而
端定者好隱遁人也精多光而不溢散清澈而視端審
者直性人也精黃而光彩澄澈者慕道術人也點精近
上者志意下劣人也點精近下者志意高尚人也點精
近裏者自收斂人也點精近外者傲慢愆人也羊目直
視能殺妻子猪目濇澄刑禍相仍鷹視狼顧常懷嫉妬
蝮蝮目心難得夫指者欲纖穠如鴉有皮相連者性淳
和人也指頭方慙者見事遲人也妍美者囁授人信之
惡者也不

毛髮光澤脣口如朱者才能學藝人也心出為舌

又主血血窮為毛髮榮於耳藏於神經曰野狐鬚難期
信殺無鬚多狐疑脣急齒露難與為友脣寬端正出言
有章脣口不佳出言不信口邊無媚好揚人惡口喙如
烏不可與居惡心人也口急緩如鳥言語皆撮聚者此
人多口舌緩急

鼻孔小縮准頭低曲者慳吝人也肺出為鼻

孔又主皮膚又為氣息藏於魄好鼻者有聲譽鼻柱薄
而梁陷者多病厄人也鼻無媚慈春人也蜣蝦鼻少意

長短經卷一

天讀書齋叢書已

智人 **耳孔小齒瓣細者邪詭姦佞人也**腎出為骨又主髓髓窮為耳孔

骨窮為齒藏于志經曰耳孔深廣者心虛而識元耳孔
醜小者無智而不信神理耳邊無媚鄙拙人也耳孔小
而節骨曲戾者無意智人也老鼠耳者殺

耳輪厚大鼻

准圓實乳頭端淨頤深廣厚大者忠信謹厚人也脾

為肉肉窮為孔又主耳輪准鼻梁頤頤等藏於意經曰
夫頭高大者性自在而好凌人頭卑弊者性隨人而細
碎故曰鹿頭側長志氣雄強兔頭蔑頓立志下劣獼頭
橫闊心意豁達夫頸細而曲者不自樹立人也若色班
駁或不潔淨者性隨空而不堅固夫手纖長者好施捨
短厚者好取捨則庶幾取則貪惜故曰手如鷄足意智
褊促手如豬蹄志意昏迷手如猴掌勤劬伎倆夫背厚
闊者剛決人也薄者怯弱人也夫腹端妍者才華人也
故曰牛腹婪貪財物自淹蝦蟇腹者懶人也夫腰端美
者則樂而能任人也蜥蜴腰者緩人也夫臀踴厚廣者

可倚任安穩人也夫蛇行者含毒人也不可與之共事
鳥行踳踳性行不良似鳥鵲行也鷹行雄烈豺狼行者
性粗覓利人也牛行性范蠡曰此性靈存乎容止者也越王爲

直也馬行猛烈人也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其安樂尉繚曰秦始
皇隆淮長目鶯膺豺聲少恩信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
得志亦輕食人不可與之久遊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
虎目而豕心鶯膺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仍氏生女黓黑而
向欲娶于巫臣氏其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黓黑而有
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實有
豕心貪婪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
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皆是物也汝何爲哉夫有尤物
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乃止魏安釐王
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直大夫之節吾欲爲相可乎荅
曰長目而豕視則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
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然甚疑其目平原君相秦
將白起謂趙王曰武安君之爲人也小頭而銳下瞳子
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下者斷敢行也瞳子白

長短經卷一

元讀畫齋叢書已

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
難與爭鋒王莽大口蹙頤露目赤精聲大而身長七尺
五寸反膺仰視瞰臨左右或言莽所謂鷄目虎喙豺狼
之聲故噉食人亦當爲人所殺莽後篡漢位後兵敗歸
果被殺也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也聲動乎幾響窮乎應

必然理矣雖云以言信行失之宰予以貌度性失之子
羽然傳稱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
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故扁鵲見桓公知
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
肉或早隸晚侯或初刑末王銅巖無以飽生玉饌終乎
餓死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可誣也故列云爾

論士第七

臣聞黃石公曰昔太平之時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
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罰德同無以相
加乃攬英雄之心故曰得人則興失士則崩何以明之
昔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往而不得見從者止之桓
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
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書
曰能自得師者王何以明之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
亦曰王前議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

長短經卷一

三讀畫齋叢書已

慕勢不若使王爲趨士宣王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者貴
乎對曰昔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壘五百步而樵
採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
千鎰由是言之生王之頭曾不如死士之壘宣王竟師
之宣王左右曰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之鍾東南
西北莫敢不服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
於農畝之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曰
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舜起農畝而爲天子由湯之時
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人者乃廿四由此觀之
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
里安可得哉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故無其實
而喜其名者削無其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其功而受其
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夸其名
華而無其實德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十友禹有五丞

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于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下學而成其道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夫孤寡者困賤下位者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以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明是以明乎士之貴也諺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也要之

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何以明之淳于髡謂齊宣

王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

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王曰國無士耳有則

寡人亦悅之髡曰古有驪驪騏驎今之無有王選於衆

王好馬矣古有豹象之胎今之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

矣古有毛嬙西施今之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

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

王矣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孟嘗君曰文不

得士故也對曰君之殿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

菽粟豈有騏驎騾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綳紵食梁肉豈

有毛嬙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

曰君好士未也張敞與朱邑書曰飢者甘糟糠飽者飲

梁肉何則有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備而後進

韓信雖奇賴蕭何而後信故士各達其及時之宜若待

古之英雋必若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

而進矣淮南曰待腰裏飛兔而後駕則世莫乘車矣待

西施洛浦而後妃則終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雋而

自足者因其所語曰瓊艘瑤檝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

長短經卷一

至讀畫齋叢書已

而乏治理者非翼亮之士何以明之魏無知見陳平於漢王漢王用之絳灌等讒平曰平盜嫂受金漢王讓魏無知無知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聞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于勝負之數陛下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哉漢王曰善黃石公曰有清白之士者不可以爵祿得守節之士不可以威刑脅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守節之士修其道何以明之郭隗說燕昭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者與

長短經卷一

三
讀書齋叢書已

廝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乃古之服道致士者也黃石公曰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矣何以明之魏文侯太子擊禮田子方而子方不爲禮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貧賤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乎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而亡其家貧賤者若不

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乎宋燕相齊見逐罷歸謂諸大夫曰有能與我赴諸侯乎皆執仗排班默而不對燕曰悲乎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於己而責諸人也燕曰其說云何對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過一也果園梨栗後宮婦女以相提捏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過二也綾紈綺縠美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過三也夫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

長短經卷一

三讀畫齋叢書已

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鉛刀畜之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曰是燕之過也語曰夫人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聲同則處異而相應韓子曰趣捨同則相是趣捨異則相非何以明之楚威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歟何士人衆庶不譽之甚宋玉曰夫鳥有鳳而魚有鯨鳳凰上擊九萬里翱翔乎窈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料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暮宿於孟津夫尺澤之鯢豈能與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士亦有之

夫聖人瑰琦意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

所為哉議曰世之善惡難得而知苟非其人莫見其際何者夫文章為武人所嗤未必鄙也為楊馬所

嗤此真鄙矣夫人臣為桀紂所毀未必為愚也不若堯舜所毀此真愚矣世之毀譽不足信也故曰不夜出安

知有夜行人太公曰智與眾同非人師伎與眾同非國工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曰凡

人所賤聖人所貴信矣哉語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何以明之汗明

說春申君春申君悅之汗明欲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

生意矣汗明曰未審君之聖孰與堯春申君曰臣何足

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

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不如堯臣

長短經卷一

西漢書齋叢書已

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

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記曰夫驥

唯伯樂獨知之若時無伯樂之知即不容其為良馬也

士亦然矣何以明之孔子厄於陳蔡顏回曰夫子之德

至大天下莫能容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

之醜也夫子何病焉故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穀梁傳曰知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穀梁傳曰

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冠成童不就師傅父

之罪也羈冠謂交互翦髮成童謂八歲以上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

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

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孔子曰夫內行不修己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
論曰行遠道者假於車馬

濟江海者因於舟楫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
物者何以明之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
榭而不能自爲專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之
銅鐵以爲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爲壺鼎盤盃無其用也
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
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
於朝歌利不及于妻子及其用也恩流八荒德溢四海

長短經卷一

三 讀畫齋叢書已

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文君子能修身以假道不能

枉道而假財

慎子曰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霽與
丘蚓同則失其所乘矣韓子曰千鈞得船

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而錙銖重有勢之與無
勢耳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烏獲輕千鈞而重其
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婁易於百
步而難於矚睫非百步近而矚睫遠道不可也語曰夫

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

在聽察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以明之在昔漢

祖聽聰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

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

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泚水敗由此觀之不可謂事濟者

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虞公不用宮之奇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濟崤黽之覆趙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天下之國莫不有忠臣謀士也議曰天下無災害雖有賢德無所施才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國家昏亂有忠臣淮南子曰未有其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陸機曰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砥碇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劬以此推之向使殷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媵臣周無牧野之師則太公渭濱之漁者耳豈能勒名帝籍策勲天府乎故曰賢不肖者才也遇與不遇者時也誠哉是言也

黃石公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夫英雄者國家之幹士

長短經卷一

三讀畫齋叢書已

民者國家之半得其幹收其半則政行而無怨知人則哲唯帝難之慎哉

政體第八

議曰夫政理得人則興失人則毀故首簡才行次論政體焉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爲天下之人強掩弱詐欺愚故立天子以齊一之謂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夫教誨之政有自來矣何以言之管子曰措國於不傾之地有德也

周武王問於弼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

得爲此柰何對曰攻守同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不可以守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

嚴不可以攻嚴不若和之得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也聽獄斷刑治仁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立於政行理守而不存攻而不得者自古至今未之嘗聞戶子曰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謂之大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謂之大仁文子曰夫人無廉恥不可以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也法能殺人不能使人孝悌能刑盜者不能使人有廉恥故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措不用禮義修而任得賢也又曰夫義者非能盡利天下者也利一人而天下從暴者非能盡害海內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舉措廢置不可積於不涸之倉務五穀也晁錯說漢文帝曰今無堯湯之水旱而蓄積不及古者何也地有遺利人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闢山澤之利未盡出遊食之人未盡歸農也當今之務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之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

長短經卷一

三讀畫齋叢書已

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餘而國用饒足不過三載塞下之粟必多矣漢景帝詔曰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毋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爲天下先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鹽鐵論曰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藏於不竭而人不足于財者不務人用而淫巧衆也

之府養桑麻育六畜也漢景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者坐贖爲盜二千石聽者與罪同申鑒論曰人

令郡國勸農桑益種樹可充衣食物吏發人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贖爲盜二千石聽者與罪同申鑒論曰人

之以善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也下令於流水

之原以順人心也尉繚子曰令所以一衆心也不審所出令之法雖有小過無更則衆不二聽卽令行矣尹文

子曰文之于武也令有必行有不必行者去貴妻賣愛

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此令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出令焉文子曰治國有常而利人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古也使士於不諍之官使人各爲其所長

也孫卿曰相高下序五穀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若

夫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言必當理事必當務然後君子之所長文子曰力勝其任即舉之不重也

事則爲之明必死之路嚴刑罰也議曰孔子曰上失其不難也

故三軍大敗不可斬馘狎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

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

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袁子曰夫仁義禮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

立無末者不成何則夫禮教之法先之以仁義示之以禮讓使之遷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見其如此因爲治國

長短經卷一 吳讀書齋叢書已

長短經卷一

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于下而後仁義興于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理之要商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

仁義爲體故法令行于下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則人怨怨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人慢慢則姦起也本

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道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故仲長子曰昔秦用商君之法張彌天之網然陳涉大呼于

沛澤之中天下響應人不爲用者怨毒結於天下也桓範曰桀紂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剝割人心腹至

乃叛逆衆多卒用傾危者此不用仁義爲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義者法之斷也是知仁義者乃刑之本故

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呂氏武是謂必取此之謂矣

曰夫信立則虛立可以賞矣六合之內皆可以爲府矣人主見此論者其王久矣人臣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

佐矣徐幹中論曰天生蒸人其情一也刻肌虧體所同惡也

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則爲惡者輕於國法而恬其所守

身有由然也當賞者不賞而當罰者不罰則爲善者失

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則爲惡者輕於國法而恬其所守

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則爲惡者輕於國法而恬其所守

苟如是雖日用斧鉞于市而人不去惡矣日賞賜爵祿於朝而人不興善矣蜀張裔謂諸葛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以無功取刑不可以不為不可成量人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

力也 文子曰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下效易為之功是以為君為臣久而不相厭也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難而誅不敢人困於三責即飾智以詐上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也新語曰秦始皇設刑法為車裂法誅築城域以備胡越事愈煩下愈亂法愈眾姦愈縱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舉

不求不可得不強人以其所措 太眾刑罰太極故也

惡也 故其稱曰政者政之所行在順人心政之所廢在逆人心夫人惡憂勞愛逸樂逸樂之人惡貧賤富貴之人惡危墜存安之人惡絕滅生生者育之能逸樂之則人恐之憂勞能富貴之則人恐之貧賤能存安之則人恐之危墜能生育之則人恐之絕滅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亦叛晏子曰謀度於義

長短經卷一

三讀畫齋叢書已

者必得事因于仁者必成反義而行背仁而動未聞能成也呂氏春秋曰樹木茂則禽獸歸之水源深則魚鼈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主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故曰強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強之為道可以成小而不**不處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宐也** 董仲舒論欲令漢與匈奴和親又取匈奴愛子為質班固以匈奴築驚每有人降漢輒亦拘畱漢使以相報復安官以愛子為質孝文時妻以漢女而匈奴屢背約束昧利不顧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晁錯說漢文帝令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贖罪上從之苟悅曰聖人之政務其綱紀明其道義而已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公議度其時宐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弗由之也

知時者可立以為長 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能違時語曰聖人**審於時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修備以待時也**

為君議曰孫卿曰盜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矣盜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矣盜

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矣夫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矣與端誠信令之士為之則霸矣與權

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矣三者明主之所謹擇此能察於用也管仲曰大位不仁不可授以國柄見賢不讓不

可與尊位罰避親戚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可與都邑又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崇鬪士食於功則卒輕

死使二者設於國則天下理傅子曰凡都縣之考課有六一曰以教課治則官慎德二曰以清課本則官慎行

三曰以才課任則官慎舉四曰以役課平則官慎事五曰以農課等則官慎務六曰以獄課訟則官慎理此能

備官也故曰明版籍審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長急農

桑去末作敦學數核才藝簡精悍修武備嚴禁令信賞

罰糾游戲察苛剋此十五者雖聖人復起必此言也夫

長短經卷一

罕讀畫齋叢書已

欲論長短之變故立政道以為經焉

長短經卷第一

夫國之興亡存亡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矣夫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矣與端誠信令之士為之則霸矣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矣三者明主之所謹擇此能察於用也管仲曰大位不仁不可授以國柄見賢不讓不可與尊位罰避親戚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可與都邑又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崇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死使二者設於國則天下理傅子曰凡都縣之考課有六一曰以教課治則官慎德二曰以清課本則官慎行三曰以才課任則官慎舉四曰以役課平則官慎事五曰以農課等則官慎務六曰以獄課訟則官慎理此能備官也故曰明版籍審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長急農桑去末作敦學數核才藝簡精悍修武備嚴禁令信賞罰糾游戲察苛剋此十五者雖聖人復起必此言也夫

長短經卷第二

文中

君德九

臣行十

德表十一

理亂十二

君德第九

夫三皇無言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伏義女媧神農稱三皇也

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

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禮賞功美而無

害黃帝者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勲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時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顓頊者養材以任地

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高辛者取地

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人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帝堯者其仁如

長短經卷二

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

虞舜者善無微而不著惡無隱而不彰任自然以誅賞

委羣心而就制故能造御乎無為運道于至和王者制

百姓日用而不知合德若自有者此五帝德也

人以道降心服志議曰韓信云項王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為霸

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諸葛亮曰荆州之人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今將軍誠命猛將與荆州協規同

力破操軍必矣由此言之人心不服其勢易破故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設矩備衰有察察

之政兵甲之備而無爭戰血刃之用天下太平君無疑

於臣臣無疑于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

昔三代明王啟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故曰夏

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

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則又

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宜救弊之

一讀書齋藏書印

術此三王
之德也
霸王制士以權
結士以信
使士以賞
信衰士

疏賞毀士不為用

左傳曰楚鬪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

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使郟穀將中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人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人人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人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信人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人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此五
故曰理國之本刑與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

長短經卷二

二 讀畫齋藏書

三王也仗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

也 議曰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魯之故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魯之魯之不變而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矣故虞南云彼秦皇者弃仁義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此任刑之弊也 或曰王霸之道既聞命矣敢問高

光二帝皆拔起隴畝芟夷禍難遂開王業高祖豁達以大度光武謹細於條目各擅其美龍飛鳳翔故能撥亂庇人拯斯塗炭然比大德方天威孰為優劣乎曹植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

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酷
虐之心嬖妾被人斃之刑趙王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
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斯哉
然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所鮮有歷代之希覩彼能任
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世
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蹈黃中之妙理韜亞
聖之懿才其爲德也聰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
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精厄會之運
殷爾雷發赫然神舉奮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軍

長短經卷二

三讀畫齋叢書已

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西都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
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宣仁以和
衆邁德以來遠故竇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嘆息
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朴有羲皇之素謙虛納
下有吐握之勞畱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是以計功則業
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憚言行則無穢量事則勢微
論輔則臣弱卒能握乾圖之休徵立不刊之遐迹金石

銘其休烈詩書載其懿勲故曰光武其優也

荀悅曰高祖起於布

衣之中奮劍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士
龍興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

內克定遂荷天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略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焚魚斷蛇異物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斯之謂矣夏政忠忠之弊野朴故殷承之以敬敬之弊鬼放周承之以文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秦不改反酷刑漢承其弊得天統矣孔融曰周武從后稷已來至其身相承積十五世但有魚鳥之瑞至如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五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梟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其寬裕又不如高祖虞南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漢祖之臣三傑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將是也豈得以鄧禹吳漢匹於張良韓信者乎然漢祖功臣皆以強盛誅滅光武佐命悉用優秩安全君臣之際良可稱也絕長補短抑其次焉由此言之夫漢高克平秦項開創漢業衣冠禮樂垂之後代雖未階王道或曰班固稱周云成康漢言文景斯言霸德之盛也

長短經卷二

四讀畫齋叢書已

當乎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遺跡以周召爲相化篤厚之氓因積仁之德疾風偃草未足爲喻至如漢祖開基日不暇給亡嬴之弊猶有存者太宗體茲仁恕式遵玄默滌秦項之酷烈反軒昊之淳風幾致刑厝斯爲難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說無取鄧通之夢慄慄乎庶幾近於王道景帝之擬周康則尙有慙德

漢文贊曰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園囿車騎

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人南越尉他自己爲帝召貴他兄弟以德懷之他遂稱臣與匈奴結親不肯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机杖羣臣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人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或問傅

子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對曰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由此言之班固以太宗爲仁不在除肉刑矣景帝贊曰孔子稱斯人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奸宄不勝漢興埽除煩苛與人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人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或曰漢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美矣哉此王道也

主虞南曰漢武承六世之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之資

故能總攬英雄駕御豪傑內興禮樂外開邊境制度憲

章煥然可述方於始皇則爲優矣至於驕奢暴虐可以

相亞並功有餘而德不足武帝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政文景務在養人

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谷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

長短經卷二

五讀畫齋叢書

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齊斯人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推此而言之彼漢武秦皇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之變

漢昭幼年卽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

公漢昭委任霍光二主孰爲先後魏文帝曰周成王體

聖考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誨周邵爲保傅呂望爲太師

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

美耳飽德義之聲所謂沈漬玄流而沐浴清風矣猶有

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厭咎然

後乃寤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滕之教言豈不暗哉
夫漢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榮光保無
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
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在年二七早知夙達
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啟金滕信國史而後乃
寤哉使成昭鈞年而立易世而化賀臣而治換樂而歌
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大將軍霍光及上官桀秉政
害光寵欲誅之乃詐為帝兄

燕王且上書稱光行上
林稱蹕等事帝不信

或曰漢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

之儔歟虞南曰漢宣帝起自閭閻知人疾苦是以畱心
長短經卷二

六讀書齋叢書已

聽政擢用賢良原其循名責實峻法嚴令蓋流出於申
韓也古語云圖王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

光武仁義圖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圖霸之主也今以相

輩恐非其儔

議曰元帝之為太子嘗諫宣帝以為持法
太嚴帝作色曰我漢家以霸王之道雜之

奈何純任德化用害政乎雖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遠
然寬猛之制有自來矣昔高祖入秦約法三章秦人大
悅此言緩刑之美也郭嘉說曹公云漢末政失於寬紹
以寬濟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嚴刑之
當也故傳曰政寬則人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殘
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之以和書曰刑罰
世輕世重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
國用中典由此觀之但問時代何如耳嚴刑惡足小哉
或曰漢元帝才藝溫雅其守文之良主乎虞南曰夫人

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則經天緯地詞令典策

武則禁暴戢兵安人和衆此南面之宏圖也至於鼓瑟

吹簫和聲度曲斯乃伶官之職豈天子之所務乎議曰元帝

多才藝善鼓瑟琴雖如此非善之善也何則徐幹中論

曰夫詳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遠數自古及今未

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謂詳小事察

近物者謂耳聰於絲竹歌謠之和目明於彫琢彩色之

章口給於辯惠切對之詞心通於短言小說之文手習

於射御書數之巧也所謂遠數大道者謂仁足以覆燾

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

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

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于廢

興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昔魯莊多伎

藝詩人刺之魯昭善容儀有出奔之禍由是言之使人

主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射如夷羿書如史籀可謂善於

長短經卷二

七讀畫齋叢書已

有司之職何益於理乎臣衡諫元帝改改書曰受命之

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必存於承宣先

王之德而褒大其功令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

陽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議論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

言制度不可用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或曰觀

偽新王莽謙恭禮讓豈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

驕淫暴虐何先後相背甚乎虞南曰王莽天姿慘酷詐

偽人也未達之前徇名求譽得志之後矜能傲物飭情

既盡而本質存焉悞諫自高卒不改寤海內冤酷爲光

武之驅除焉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

術豈所謂在國必聞在家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莽

既非仁而有邪佞之材又承四父世業之權遭漢中微

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奪之禍推此言之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謂皇虞復出也乃矜其威詐滔天虐人是以海內蹶然喪其樂生之心內外怨恨遠近俱廢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墟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紫色繩聲餘分閭位爲聖王之驅除云吳王孫權論呂蒙曰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荅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辯而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此驅除之意也 夏少康漢光武皆中興之君孰者爲最虞南曰此二帝皆興復先緒

光啟王業其名則同其實則異何者光武之世藉思亂之民誅殘賊之莽取亂侮亡爲功差易至如少康則夏

長短經卷二

八讀畫齋叢書已

氏之滅已二代矣

羿及寒浞

藐然遺體身在胎孕母氏逃亡

生於他國不及過庭之訓曾無強近之親遭離亂之難

庇身非所而能崎嶇於喪亂之間遂成配天之業中興

之君斯爲稱首

魏高貴鄉公問荀顛曰有夏既衰后相殄滅少康收輯夏衆復禹之續高祖拔

起董畝芟夷秦項考其功德誰爲先後顛等曰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漢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上曰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復禹之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宏仁豈能濟斯勳乎漢祖因土崩之勢收一時之權爲人子而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其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後漢衰亂由於桓靈二主凶德誰則爲甚而下漢祖矣

虞南曰桓帝赫然奮怒誅滅梁冀有剛斷之節焉然閹人擅命黨錮事起中平亂階始於桓帝古語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靈帝承疲民之後易爲善政黎庶傾耳咸冀中興而帝襲彼覆車毒踰前輩傾覆宗社職帝之由天年厭世爲幸多矣議曰桓帝問侍中爰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漢中主何者尙書令陳蕃任事則理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此中主之謂也虞南曰夫岷江初發其源可以濫觴及其遠也方舟而後能濟元帝之時而任宏恭石顯暨於桓靈加以單超張讓旣斃彝倫遂傾宗國其所由來者漸矣故曰熒熒不滅炎炎奈何言慎其始也嗚呼百代之後其鑒之哉古語曰寒者易爲衣饑者易爲食晁錯曰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由此言之是知昏亂之君將以開聖德矣自炎

長短經卷二

九讀畫齋叢書已

精不競寓縣分崩曹孟德挾天子而令諸侯劉玄德憑蜀漢之阻孫仲謀負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開王業光啓霸圖三方之君孰有優劣虞南曰曹公兵機智算殆難與敵故能肇迹開基居中作相實有英雄之才矣然譎詭不常雄猜多忌至於殺伏后鳩荀彧誅孔融戮崔琰婁生斃於一言桓劭勞於下拜棄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論西伯實非其人許邵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斯言爲當劉公待劉璋以賓禮委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於斯爲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

呂之儔匹臣主同心魚水爲譬但以國小兵弱斗絕一隅支對二方抗衡上國若使與曹公易地而處騁其長算肆關張之武盡諸葛之文則霸王之業成矣孫主因厥兄之資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險僅得自存比於二人理弗能逮

陳壽云劉備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所以基宇亦狹張輔曰何爲其然夫撥亂之主當先以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諸葛孔明達禮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關羽張飛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暗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況在危急之閒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二傑而已魏帝問吳使趙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

長短經卷二

十讀畫齋叢書

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孫策瘡甚呼弟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于兩陣之閒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才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陳壽云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尙計有勾踐之奇人之傑也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也

晉宣帝雄謀妙算諸葛亮冠世奇才誰爲優劣虞南曰宣帝起自書生參佐帝業濟世危難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實有可稱而多杖陰謀弗由仁義猜忍詭伏盈諸襟抱至如示謬言於李勝委鞠獄於何晏愧心負理君子不爲以此僞情行之萬物若使力均勢敵俱會中原以仲達之姦謀當孔明之節制恐非儔也

吳張儼默記論諸葛亮司馬宣王二相優劣曰漢朝傾覆天下分崩二公並遭值際

會託身明主孔明起蜀漢之地陷一州之土方之大國
蓋有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
河雒之志伸遠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井之衆據牢城
擁精銳無擒敵之意務自依而已使彼孔明若此而不
亡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或曰晉景文兄弟
之勢亦已決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

孰賢

魏明帝崩立養子齊王芳遺詔使曹爽與司馬宣
王輔政宣王誅爽自專政宣王薨子景王名師字

子元代立輔政廢齊王芳立高貴鄉公景王薨弟文王
名昭字子上又代立輔政殺高貴鄉公立陳留王後陳
留王以魏禪晉武帝名炎字安世卽位平吳天
下一統及子惠帝立天下大亂五胡入中原矣虞南曰
何晏稱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幾

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

於早日及誅爽之際智略已宣欽儉稱兵全軍獨克此

長短經卷二

上讀畫齋藏書已

足見其英圖也雖道盛三分而終身北面威名振主而

臣節不虧侯服歸全於斯爲美太祖興克寧禍亂南

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踰時厥功爲重及高貴篡歷聰

明夙智不能竭忠協贊擬迹伊周遂乃僞謗士彥委罪

成濟自貽逆節終享惡名斯言之玷不可磨也

千寶晉
總論曰

昔宣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業之初籌
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城府
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採拔故能
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屢距諸葛
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於是百姓與能大
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
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
用光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

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
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節用和而不弛寬
而能斷故人詠維新四海悅勸矣汎舟三峽介馬桂陽
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太
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
奉其職人樂其生百代之一時也武皇旣崩山陵未乾
而揚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土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
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閔伯實沈之隙歲
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方岳無鈞
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水傾之於荆揚劉淵
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
帝失尊山林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附非才四維不張
而苟且之政多也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
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思郭欽之謀而
寤戎狄之有釁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
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
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樂聲范燮必爲之請死賈
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淳耀

長短經卷二

三讀畫齋叢書已

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也東晉自元帝以下何主爲賢虞南

曰晉自遷都江左強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

以盤石之宗居上流之要負才矜地志懷問鼎非肅祖

之明斷王導之忠誠則晉祚其移於王氏矣若使降年

永久仗任羣賢因灑澗之遺黎乘劉石之衰運則克復

中原不難圖也元帝值天下崩離創立江左後肅祖卽位大將軍王敦威震內外將謀爲逆帝

與王導溫嶠等決計征敦敦敗死也或曰僞楚桓立有奇才遠略而遂至

滅亡何也桓立字敬道父溫大司馬立傳綜術藝以雄豪自處晉安帝以爲丞相封楚王遂禪位

虞南曰夫人君之量必虛己應物覆載同於天地信誓

擬於暄寒然後萬姓樂推而不厭也彼桓玄者蓋有浮狡之小智而無含宏之大德值晉末衰亂威不逮下故

玄得肆其爪牙以徼倖之餘而逢神武之運至於夷滅

固其宜也鬻子曰發政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者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由此言之英雄小智何益於樂推哉宋祖誅滅桓

玄再興晉室梁代裴子野優之於宣武其事云何虞南

曰魏武曹騰之孫累葉榮顯濯纓漢室三十餘年及董

卓之亂乃與山東俱起誅滅元凶曾非己力晉宣歷任

卿相位極台鼎握天下之圖居既安之勢奉明詔而誅

逆節建瓴爲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提劍首創大業

旬月之間重安晉鼎居半州之地驅一郡之卒斬譙縱

於庸蜀禽姚紹於嶠函剋慕容超於青部梟盧循於嶺

外戎旗所指無往不捷觀其豁達則漢祖之風制勝胥

襟則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此爲優矣裴子野曰宋武

皇帝奇跡多於魏武大德厚於晉宣拔足行閒却孫恩

蟻聚之衆奮臂荆郢掃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

齊無堅壘迴戈內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於巨海

之上而番禺席卷擢朱齡石於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

羌胡畏威反爲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然後請呼上

帝步驟前王光有帝圖謂之義取者也又曰桓敬道有

文武奇才志雪餘恥狡動離亂之中奄有天下而不血

長短經卷二

名高漢祖事捷魏晉思專其侈以冀恭己若王謚桓謙
以人望鎮領衷王綬謝混以後進相光輝羣從兄弟方
州連郡民駭其速而服其強無異望矣高祖于時朱方
之一匹夫也無千百之衆糾合同盟電擊二州未及半
旬蕩清京邑號令羣后長驅江漢推亡楚於匪隙拔袁
晉於已頽自軒轅已來用兵之疾未始有也自非雄略
不世天命底止焉能若此者乎

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賢

虞南曰二帝殘忍之性異體同心誅戮賢良割剪枝葉
內無平勃之相外闕晉鄭之親以斯大寶委之昏稚故

使齊氏乘釁宰制天下未踰歲稔遂移龜玉緘滕雖固

適爲大盜之資百慮同失可爲長歎鼎社傾淪非不幸

也孝武名駿文帝第三子爲江州刺史弟劭既弑逆帝與顏竣於江州起義征劭平之明帝名彧文帝第十

長短經卷二

十四讀書齋藏書印

八子卽位盡殺孝武諸子務爲彫飾天

齊建元永明之

閒號爲治世誠有之乎虞南曰齊高創業之主知稼穡

之艱難且立身儉素務存簡約武帝則留意後庭彫飾

過度然能委任王儉憲章攸出禮樂之盛咸稱永明宰

相得人於斯爲美議曰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康子曰夫如是奚爲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

客祝驅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此言委

任有德之美也田單相齊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田

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厚施將欲以取我

國乎不早圖恐後之此言委任有德之惡也故齊侯惡
陳氏厚德晏子謂齊侯曰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曰王
公利可以止之齊襄惡田單厚施貫珠者謂襄王曰王
不如嘉單之善令曰寡人憂人憂人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
人憂人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稱寡人意單有是善而

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後里閭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也夫收臣下之權宜如晏子及貫珠者昔漢祖疾甚呂后問爲相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宋高祖大漸誠太子曰擅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宋也可以會稽處之夫任賢用能宜如漢高及宋祖矣宋齊二代廢主有五並驕淫狂暴前後如一或身被賊殺或傾墜宗社豈厥性頑凶自貽非命將天之所棄用亡大業乎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稟異氣中庸之才皆由訓習自宋齊已來東宮師傅備員而已貴賤禮隔規獻無由多以位升罕由德進此五君者稟凡庸之性無周

長短經卷二

十五讀書齋叢書已

召之師遠益友之箴規狎宵人之近習以斯下質生而

楚言覆國亡身理數然也

議曰賈生云昔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

太傅三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傅少保少師是與太子晏者也故乃孩抱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使與太子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齊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楚地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也晉惠帝太子適有罪閭纂上書諫曰臣伏念適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

素如衛綰周文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君父之道古禮太子以士禮與國人齒欲令知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非但東宮諸王師友文學亦取豪族力能得者豈有切磋能相長益今適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尚可重選師傅置遊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涉履艱難名行素立者使與遊處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但通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皆聞善道庶幾可全由此觀之故知太子者

梁元帝聰明才學克平禍亂而卒致傾覆何也元帝梁武帝第七子名繹為荊州刺史破侯景都荊州為西魏萬紐于謹

來伐執帝害之虞南曰梁元聰明伎藝才兼文武杖順伐逆克雪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稱者但國難之後傷夷未復信強寇之甘言冀褊心於懷楚蕃屏宗支自為讐敵孤遠

長短經卷二

十六讀畫齋叢書已

懸僻莫與同憂身亡祚滅生人塗炭舉鄢郢而棄之良

可惜也

議曰淮南子云夫仁智才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知人

則無亂政此三代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才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于愛人智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不免於亂矣或曰周武之雄才武略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盡其兵算必能平宇內為一代之明主乎虞南曰周武驍勇果毅有出人之略觀其卑躬厲士法令嚴明雖勾踐穰苴無聞於天下此猛將之任非人君之度量也由此觀之夫撥亂之主當先以收相獲將為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故劉向曰後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伎藝善戰何益哉

齊文宣帝狂悖之蹟桀紂之所不為而國富人豐不至

於亂亡何也

宣帝名洋後齊高歡第二子受後魏禪也

虞南曰昔齊桓奢淫

亡禮人倫所棄假六翻於仲父遂伯諸侯宣武帝鄙稔
忍虐古今無比委萬機於遵彥保全宗國以其任用得

才所以社稷猶存者也

議曰殷有三仁太康有五弟亦皆賢者而國爲墟何哉鬻子曰

君子與人之謀也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見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也故虞公不用宮之奇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天下之國莫不有忠臣謀士但在用與不用耳苟爲不用反貽君謗賢人君子安能救敗亂乎

陳武帝起自草萊興創帝業近代以來可方何主虞南曰武帝以奇才遠略懷匡復之志龍

躍海嶠豹變嶺表掃重氛於絳闕復帝座於紫微西抗

周師北夷齊寇宏謀長算動無遺冊實開基之令主撥

長短經卷一

十七讀畫齋叢書已

亂之雄才比宋祖則不及方齊高則優矣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於晉武可爲儔乎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負圖作宰遂膺寶命畱心政治務從恩澤故能綏撫新舊緝寧遐邇邇文武制置皆有可觀及克定江淮咸同書軌率土黎獻企佇太平自金陵滅後王心奢汰雖威加四海而情墮萬機荆壁填於內府吳姬滿於下室仁壽彫飾事將傾宮萬姓力殫中民產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蠱事興戮愛子之妃離上相之母

猶鬼事起秦王妃及僕射楊素母皆坐焉綱維已紊禮教

斯亡牝雞晨響皇枝斲絕廢黜不辜樹立所愛廢太子勇為庶

人立晉王廣也功臣良佐誅翦無遺季年之失多於晉武卞世

不永豈天亡乎議曰漢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

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下所親見今陛

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吾

直戲耳叔通曰太子乃天下本本之一搖天下震動奈

何以天下戲乃聽之袁紹愛少子尚乃以太子譚繼兄

後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

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以長上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

成敗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

不從後果構隙故曰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

兩則爭子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親猶在

也侍親不亂失或曰王霸之略請事斯語矣敢問歿而

親必亂有旨哉

長短經卷二

六讀畫齋叢書已

作諡及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之耳目其事奚象對曰

古之立諡者將以戒夫後代隨行受名君親無隱今之

臣子不論名實務在尊崇斯風替也久矣昔季康子問

五帝之德於孔子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

分時化育以成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行七十二日化生長育其神為五帝

緯五帝五行之神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

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

太皞配木勾芒為木正也炎帝配火祝融為火正也少皞配金蓐收為金正也

顓頊配水玄冥為水正也黃帝配土后土為土正也帝王改號於五行

之德各有所尚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家次位火也木家尚赤以木德義

之普循其母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殷人以水德王兼其子也

而尚白水家宜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也土家宜尚白為土者四行之主主于四季五行用事

先起于木故土家尚木色青也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此三代之所

以不同也及漢之初公孫臣賈誼以為漢土德以五行

之傳從所不勝傳移之傳也五帝相代常從金木水火土相勝之法也秦在水德

故謂漢據土而剋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於震故庖犧

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

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

長短經卷二

十九讀書齋叢書已

帝之符得天統矣昔共工以水德開於木火與秦同運

非其次故皆不永也以吾觀之帝王之興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後以定五德何以明之漢

堯後也堯火德王故漢為火焉袁紹時耿包曰赤德衰盡衰為黃亂以為袁舜後舜土德君故勸進焉是知帝王之興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後有自來

矣今秦顛頊後水德也故秦為水德焉以此觀之雖百

代可知也

臣行第十

夫人臣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

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

者聖臣也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

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夙興夜寐進賢

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或問袁子

曰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對曰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何者夫爲人臣見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語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此爲忠矣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閒絕其源轉禍以

爲福君終已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依文奉法任官職事

不受贈遺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國家昏亂所爲不

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

六正

桓範世要論曰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駸而辭訥外疎而內敏可

長短經卷二

王讀畫爲最善已

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爲上離謗以爲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屈已以求合不禍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從仄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介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也安官貪祿

不務公事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主所言

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

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

也中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

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彰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

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

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專權擅
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
如此者賊臣也諂主以佞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
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
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桓範世要論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効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在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讒乎臣有因賞以償恩因罰以作威可不慮之以姦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除謀事託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僞乎臣有和同以取諧苟合以求進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主意

長短經卷二

王讀畫齋叢書已

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子貢曰陳靈公君臣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

宣淫於朝泄治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
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
廟而已故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而紂悔寤其本情
在乎仁也泄治位爲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
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
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或曰叔孫通阿
二世意可乎司馬遷曰夫量主而進前哲所趨叔孫生
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古之君

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撓大直若誚道同蝮虵蓋謂是也

議曰太公云吏不志諫非吾吏也朱雲廷詰張禹曰尸祿保位無能往來可斬也班固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由此言之存與死其義云何對曰范曄稱夫專爲義則傷生專爲生則害義若義重於生捨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或曰然則竇武陳蕃與宦者同朝

廷爭衡終爲所誅爲非乎范曄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威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驅馳岨峴之中而與腐夫爭衡終取滅亡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憫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

長短經卷二

王讀畫齋叢書已

協策竇武可謂萬代一時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擔持世心矣

議曰此所謂義重於生捨生可也

或曰臧洪死張超之難

可謂義乎范曄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相其徒跣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尙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旣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憤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

存荆則未聞

昔廣陵太守張超委政臧洪後袁紹亦與結友及曹操圍張超于雍丘洪聞超被圍

乃徒跣號泣勒兵救超兼從紹請兵紹不聽超城陷遂族誅超洪由是怨紹與之絕紹興兵圍之城陷誅死議

曰臧洪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士也

或曰季布壯士而反摧剛為

柔髡鉗匪匿為是乎司馬遷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

勇顯於楚身屢典軍

音綺連反

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

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

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

其死非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勇也其計盡無

復之耳

議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干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叛逆之意

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

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

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此則縱橫之士務立其功者也又藺公贊曰知死必勇

長短經卷二

三讀書齋叢書已

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不敢發相如一厲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廉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此則忠貞之臣誠知死所者也管子曰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理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申于諸侯此則自負其才以濟世為度者也此皆士之行已死與不或曰宗穀之賤也見輕庾業及其貴也請業為長史何如裴子野曰夫貧而無戚賤而無悶恬夫

天素宏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俛眉折脊忍屈

庸曹之下貴騁羣雄之上韓黥之志也卑身之事則同

居卑之情已異若宗元幹無怍於草具有韓黥之度矣

終棄舊惡長者哉

宋宗穀之賤也州人庾業豐富待客必方丈其為穀設則粟飯穀亦致飽

及爲豫州請業爲長史也

世稱酈寄賣交以其給呂祿也於理何如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或曰靳允違親守城可謂忠乎徐衆曰靳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爲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事人盡其死節衛公子開方仕齊十年不歸管仲以其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爲

長短經卷二

舌讀畫字爲數書已

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魏太祖征徐州使程昱圍守甄城張

邈叛太祖迎呂布布執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說靳允無以母故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魏文帝問王朗等曰昔子產治鄭人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

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於君德孰優

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

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

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非與夫導政齊刑

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鈞錙之

覺也或曰季文子公孫宏此二人皆折節儉素而毀譽

不同何也范曄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宏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者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為仁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

議曰夫聖人德全器無不備中庸已降才則好偏故曰柴

也愚參也魯師也僻由也彥由此觀之全德者鮮矣全德既鮮則資矯情而力善矣然世惡矯偽而人賢任真使其真貪愚而亦任之可為賢乎對曰吁何為其然夫肖精天地負陰抱陽雖清濁賢愚其性則異而趨走嗜欲所規則同故靡顏賦理人所悅也乘堅驅良人所愛也苦心貞節人所難也徇公滅私人所苦也不以禮教節之則蕩而不制安有攻苦食淡貞潔公方臨財廉而取與義乎故禮曰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古語云廉士非不愛財取之以道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矯偽之謂也若肆其愚態隨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賢之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吾以為矯偽者禮義之端或曰長平之事任真者貪鄙之主夫強仁者庸可誣乎

長短經卷二

垂讀畫齋叢書

白起坑趙卒四十萬可為奇將乎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臚依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

城宵下乎是爲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且長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趙矣夫以秦之強而十五已上死傷過半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也又何稱奇哉

議曰黃石公稱柔者能制剛弱者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柔者人之所助剛者怨之

長短經卷二

王讀畫齋叢書

所居是故紂之百克而卒無後項羽兵強終失天下故隨何曰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由是觀之若天下已定藉一戰之勝詳之可也若海內紛紛雄雌未決而失信義于天下敗亡之道也當七國之時諸侯尙強而白起乃坑趙降卒使諸侯畏之而合縱諸侯合縱非秦之利爲戰勝而反敗何晏之論當矣

或曰樂毅不屠二城遂喪洪業爲非乎夏侯

元曰觀樂生與燕惠王書其殆乎知機合道以禮終始者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爲心者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

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邁令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卽墨莒人顧仇其上開宏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招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人應如草思戴燕主仰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變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麥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雖二城幾於可拔則霸王之事逝其遠矣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

長短經卷二

老讀畫齋叢書已

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速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或以樂毅相弱燕破強齊合五國之兵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咸以爲謨謀勝武侯也可乎張輔曰夫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長嘯俟時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立德臨終禪以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衆才文以能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國中之人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勳業垂濟而隕觀之遺文謨謀宏遠矣已有利則讓于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自廉余以爲觀孔明之忠姦臣立節殆將與伊呂爭勝豈徒樂毅爲伍哉或曰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挾三術之略吞六

國之縱使秦業帝可爲霸者之佐乎劉向曰夫商君內急耕戰之業外重戰伐之賞不阿貴寵不偏疎遠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厲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信之此管仲咎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強而莫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

長短經卷二

天讀畫齋叢書己

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也衛鞅始自以爲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倫也昔周邵公施美政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嘗舍於樹下不忍伐其樹況害於身乎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身死車裂其去霸者之佐亦遠矣然孝公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

佐乎

議曰商鞅初因景監求見秦孝公說以帝道孝公意不入時時睡後又與鞅語不知膝之過席景監

曰子何以中吾君君之歡甚也鞅曰始吾說公以帝道而君曰久遠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子孫成事乎吾

又說以霸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吾又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昔齊桓公與魯莊公會于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反魯侵地桓公許之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弃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與曹沫三敗所亡地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而還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君令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諸侯聞之皆從齊桓公於是始霸由此觀之商鞅深刻弃信非霸者之佐明矣然孝公欲速不從鞅言孝公過也商鞅牽於世迫于君不得行其志耳劉向以鞅無霸王之術謬矣諸葛亮以馬謖敗于街亭殺之後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

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哉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者用法明也是以楊

長短經卷二

元讀畫齋叢書

于亂法魏絳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宐哉夫晉人視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駿桀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晉侯使荀桓子與楚戰于郟桓子敗歸而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曰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君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

月之蝕何損於明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對曰勃本

晉侯使復其位也高帝大臣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

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遊說以譎諸呂因衆

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

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綰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

廢昌邑立孝宣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聲伊周爲

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袁盎問漢文帝曰陛下以

絳侯周勃何如人上曰社稷臣也盎曰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在與在

主亡與亡方呂后時劉氏不絕如帶絳侯爲太尉主兵柄不能正呂氏崩大臣相與誅諸呂太尉

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也後漢陳蕃上

長短經卷二

三讀畫齋錄書目

疏薦徐稚袁閔韋著二人帝問蕃曰三人誰爲先後蕃

曰閔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

扶自直不鏤自彫至於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城而角

立傑出宜當爲先或曰謝安石爲相可與何人爲比虞

南曰昔顧雍封侯之日而家人不知前代稱其質重莫

以爲偶夫以東晉衰微疆場日駭況永固符堅字也六夷英

主親率百萬苻融儁才名相執銳先驅厲虎狼之爪牙

騁長蛇之鋒鏑先築賓館以待晉君強弱而論鴻毛太

山不足爲喻文靜深拒桓沖之援不喜謝元之書則勝

敗之數固已存於胷中矣夫斯人也豈以區區萬戶之封動其方寸者歟若論其度量近古已來未見其匹隋煬帝在東宮嘗謂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

俱稱良將其閒優劣何如對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議曰

膽氣果敢猛將也韓擒虎是鬪將非領將議曰拳捷矯

淵而有謀謀將也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議曰領一偏師所向無

軍齊肅領將也敵騎將也包羅英雄使羣才各當其

失之效也古語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

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擒於越

長短經卷二

王讀畫齋叢書已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

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以成王處襁褓而朝

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

李兌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

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而襄王得

國因斯而談夫有國者不能陶冶世俗甄綜人物論邪

正之得失撮霸王之餘議有能立功成名者未之前聞

故知量能授官至理之術

德表第十一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慾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性裁抑流宕慎其所與節其所偏故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擁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人物志曰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強毅之人很剛不和不為撓厲其亢是故可與立法難與入微也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柔與立法難與入微也

長短經卷二

三讀畫齋叢書已

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亢為劇安其舒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也雄悍桀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雄悍之人氣奮英決不戒其勇之毀難難與居約也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精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於為義而以勇為悍增其疑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也強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凌楷之人秉意勁持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論辯辯為虛強其專是故可與持正難與附眾也理釋能在釋結失在流宕博辯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楷為繫遂其已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也普博周洽崇在覆裕失在溷濁宏普之周洽不威其友之溷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濁是故可與撫眾難與厲俗也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狷介之人砥訶清激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穢益其拘是故可與守節難與變

通也 休動磊砢業在攀躋失在疏越 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太狠而

以靜為滯果其銳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也 沈靜憇密精在元微失在遲懦

沈靜之人道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樸露徑盡動為疏美其懦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也

質在中誠失在不微 樸露之人中疑實確不戒其質之野直而以謂為誕露其誠是故可

與立信難 多智韜情權在謂略失在依違 韜謂之人原度取容不戒

其術之難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是故可與贊善難與矯違也 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

德也 文子曰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

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

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湊中為

長短經卷二

重讀畫齋藏書印

之轍也 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深泉而不竭也行

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

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也事少者執約以治廣處

靜以待躁也夫天道極即反盈則損故聰明廣智守以

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

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傳曰

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

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此九言古人所以立身也玉鈐經

曰夫以明不者淺有過不自知者弊迷而不反者流以

言取怨者禍令與心乖者廢後令繆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衆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佞遠忠者亡信讒弃賢者悞私人以官者浮女謁公行者亂羣下外恩者淪淺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自厚薄人者弃薄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用人不得其正者殆爲人擇官者失決於不仁者險陰謀外泄者敗厚斂薄施者彫此自理之大體也孫卿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故傅子曰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

長短經卷二

三石讀書齋藏書已

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家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尸子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當則身爲僇矣

理亂第十二

夫明察六主以觀君德審惟九風以定國常探其四亂覈其四危則理亂可知矣何謂六主荀悅曰體正性仁

心明志同動以爲人不以爲己是謂王主議曰王主者謂天姿仁德

克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從情是謂治主議曰

治主者謂抑情割欲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

謂存主議曰存主者謂拘法守律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

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踰限政教

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逞欲不顧禮

度出入游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

以踰法理遂非文過而不知改忠言擁塞直諫誅戮是

謂亡主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修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則庶幾能全有難則殆危主遭

長短經卷二

五讀畫齋藏書

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何謂九風君臣親而有禮百寮

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唯職是司此禮國之風

也尹文子曰上不能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

國者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此衰國

之風也尹文子曰君年長多妾媵少子孫疏強宗衰國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

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

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尹文子曰君寵臣臣受君公法廢私政行亂國也

以侈爲博以佞爲高以濫爲通遵禮謂之拘守法謂之

固此荒國之風也叔向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

也者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

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

也尹文子曰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息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

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強國也文子曰夫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

無人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皆邀於末也有餘非多財節欲事寡也不足非無貨人躁而費多也何謂

四亂管子曰內有疑妻之妾此家亂也庶有疑嫡之子

此宗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

也故曰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

疑焉疑則動兩則爭雜則相傷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猶在也恃君不亂失君必亂矣

長短經卷二

三五讀書齋叢書已

子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親猶存也恃親

不亂失親必亂矣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疑其宗無

不危之家何謂四危又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

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

之危也此治亂之形也凡爲人上者法術明而賞罰必

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

號令然勢是亂管子曰理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亂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

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

無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人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

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人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人則人君無以自守也

是故勢理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勤之不治堯舜拱己無爲而有餘勢理也胡亥

王莽馳騫而不足勢亂也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爲治之本也一免走而百人逐

之非以免可分以爲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賣免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

名分不定勢亂之道故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夫勢亂而欲治之愈亂矣勢治而治之則治矣故

聖人治治不治亂也聖人爲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之故聖人立天下而天下無刑死者非可刑

殺而不刑殺也萬人皆知所以避禍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故曰善者

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是故明主審法度而布教令則天

長短經卷二

毛讀畫齋叢書已

下治矣左傳曰國將亡必多制杜預云數變法也論曰夫能匡世輔政之臣

必先明於盛衰之道通於成敗之數審於治亂之勢達

於用捨之宜然後臨機而不惑見疑而能斷爲王者之

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長短經卷第二

